

历史悬疑系列之

THE RING

圣殿

最后一个圣殿骑士的遗物

指环

乔治·莫里斯 (Jorge Molist) 著
何玉洁 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历史悬疑系列之

THE RING

圣殿

最后一个圣殿骑士的遗物

指环

乔治·莫里斯 著
何玉洁 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外版合同登记: 06-2006-11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殿指环:最后一个圣殿骑士的遗物/(西)莫里斯著;何玉洁译.
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6.11

ISBN 7-5382-7858-3

I. 圣… II. ①莫…②何… III. 历史小说—西班牙—现代
IV. 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4857号

© Jorge Molist

Licensor: Trade Partners Consulting, S.A.

本书由Jorge Molist授权,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,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不能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字数: 320 千字 印张: 18
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国际 丛立先 责任校对: 亚 亚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: 奇文云海

定价: 28.00元

第一章

一个女孩在一天之内，接连收到了两枚珍贵异常的戒指，而这两枚戒指又都各包含了一个特别的承诺，这绝不是件寻常的事情。她的二十七岁生日过得还真是很特别。

第一枚戒指闪烁着耀眼的钻石光芒，那是迈克送给我的。我们已经拍拖了一年多。他可真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。

迈克是个很理想的男孩，应该称得上是每个小女孩的梦中情人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就是你得不到，也是会成天朝思暮想，渴望有一天会遇上的那种类型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，至少妈妈们一定都非常希望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这种男人的。他是个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，更确切的身份是，他是这个机构大老板的儿子。所以说，他不仅仅是有个可以奋斗的理想未来，而且他的光明前程在他躺在摇篮的那一刻，就已经确定了，有朝一日他会继承父母亲的所有财产。

你们也许等不及要问了，另外那个戒指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这另外一枚戒指嘛，更是一个惊喜！它同样包含着承诺，尽管不是关于婚姻的。不过这么说也许并不错，实际上，这第二个戒指给予我的承诺，不是一个普通男人可以给予的，那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冒险，一次让人根本无法预知的冒险经历。

当然，我在收到它的时候，对此是一无所知。我连是谁把它寄给了我都无从了解，就更别说它的意义了，我更没有想到根本无法相信，这个指环竟然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

我当然也没有预料到这两个戒指会如此的水火不容，更确切的说是它们包含的承诺是无法共存的。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两枚戒指都收下了。尽管对那枚奇怪的戒指一直都心存疑虑，但是我心中还是美美地幻想着即将到来的婚礼，幻想着自己的姓马上就要改成哈丁。我这个人好奇心很重，凡是神秘的东西都能让我激动不已。而由此引发的一切，你们最好还是听我娓娓道来……

当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，晚会正达到了高潮。詹尼佛穿着一件领口开得非常低的礼服，苏珊则穿着一条低腰的休闲长裤，她们似乎对蜂拥而至的男人们毫无兴趣，自顾自开始疯狂地舞动起来。那些已经喝得有点 high 的男孩



子们,不停地朝她们那边张望,多诱人的姑娘们啊!让他们心旌荡漾,无法自持。但是这群笨蛋们却只知三五成群地扎在一堆,手里端着酒杯乱扭一气。

对我而言,看着这帮子笨蛋被她们两个馋得口水直流,我也只能冷眼旁观,无法作为。因为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,而且和迈克已经订了婚。我的未婚夫揽着我的腰,我们俩激吻着,在欢笑中沉醉,在沉醉中欢笑。我手上那枚漂亮的宝石戒指熠熠生辉,那颗巨大的钻石估计有好几克拉呢。那是几个小时之前,迈克送给我的礼物。当时在曼哈顿,我单身公寓附近的一家非常奢华的餐厅里,他为了庆祝我的生日,特别请我吃午饭的时候献给我的。

“今天由我来挑选餐后甜点吧。”他说道。

服务生给我端上了一盘绝美的巧克力蛋奶酥。你要知道我可是个巧克力狂,当我吃到第三四口的时候,小调羹突然碰到了里面一个硬硬的东西。

“愿生活就像巧克力蛋奶酥一样,”迈克模仿汤姆·汉克斯在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的语调说道:“你永远也不知道,你将会在里面找到什么。”我想他一定是在暗示我,他怕我这个巧克力狂会把这个蛋糕一口气吞了下去。

这个黑色美味里折射出一丝亮光。哈哈,果然不出我所料,我一直都认为我那个亲爱的证券天才,迟早会送我一枚承诺爱情的钻戒。只要接受了这枚戒指和这段爱情,我的未来就会完全改变。那时候,工作将不再是必须的了,而我那终日疲惫的工作将永远成为过去。

“生日快乐,克里斯蒂娜!”他非常认真地说道。

“但是这真的是……!”我尖叫起来,一口气把戒指上沾着的巧克力舔得干干净净。

“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他单膝跪地说道。这也太浪漫了吧!我心中想着。

饭店的服务生和旁边的客人们听到了我的惊呼,都惊讶得看着我们。我则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,不经意地朝四周扫视着:一下看看波斯地毯,一下看看天花板上悬挂的奢华水晶吊灯,一下看看窗帘……我陷入深思,好像不准备马上回答,弄得迈克心急如焚。

“当然愿意了!”就在沉默都能让人发疯的边缘,我突然大声叫道。我起身给了他一个热吻。他幸福地微笑着,四周的客人们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让我们还是接着讲晚会上发生的事吧……

嘈杂的音乐声夹杂着闹哄哄的交谈声,让我根本就没办法听到门铃的声音。约翰和琳达却听见了,他们没有叫我过去接待,而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个后来的人很有趣,应该让大家见识一下,于是就放他进来了。这个家伙个子高高的,一身摩托车手打扮,穿着纯黑色的夹克,似乎并没有准备进来之后要把头盔取下来。

“克里斯蒂娜·威尔逊小姐吗?”他询问道。我觉得浑身一颤,有点来者

不善的味道。他的出现,好像把外面黑夜深沉的气氛都带进了屋里。有人去把音乐声音调低了,大家的目光一下子全部聚集到这个人身上。

“我就是。”我回答道,同时我也平静了下来,展示了一个微笑。没错,一定是有人让这个男孩给我唱首生日歌!又或许他要给大家来表演一个脱衣舞,把他藏在黑色外套下的强健肌肉秀出来,给大家好好展示一番呢!一定是某个闺中密友想给我惊喜,是琳达吗?又或者是詹尼佛?应该很有趣的。这个男孩停顿了一下,拉开他的夹克拉链。我还以为他要脱外套呢,可他却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小包裹。朋友们一下子把我们团团围住,热情高涨起来,眼睛都是红通通的,看来都已经喝得酒精过量了。

“这个是给您的。”他把那个包裹递给我。我接了过来,满怀希望地看着他接下来有什么花招,等着看他的脱衣舞秀。但他却没有任何表示,拉开了另外一个拉链,根本没有打算要脱掉他的皮裤,而是从口袋里面拿出了纸和笔。

“您能给我出示一个证明您身份的证件或类似的东西吗?”他干巴巴地问道。

我突然觉得这家伙有点过分了,但是游戏似乎还是应该玩下去的。于是我拿出驾驶执照让他过目,他仔细核对了上面的数据。我觉得他简直就像一位专业的演员。所有人都急切盼望着最后的表演。节目要开始了吗?

“请您在这里签字。”

“好吧,演出现在总该开始了吧,”我一落笔立马嚷道,“前奏这么长,也吊足大家胃口了。”

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,把交接单副本扯下来给我,说了一句“再见”就直奔大门,走了。

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结果啊,我疑惑不解地看了看迈克,而他耸了耸肩膀,表示完全不明就里。我看了看给我留下的那张副本,上面的字也不那么清楚,我只能看清自己的名字,上面似乎也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。

“等一下!”我大叫,连忙追了上去。但是等我跑到楼梯那的时候,他已经乘电梯下去了。

我转身回到家里去找迈克,脑子里不禁疑虑重重。这样看来,他并不是一个在生日里给我带来惊喜的演员了,这一切也并不是游戏啦。看起来这个家伙够神秘的!是谁要给我送这个东西的呢?

“你难道不想打开礼物看看吗?”卢斯问道。

“我们都想看看里面是什么?”又一个男孩恳求道。

而我的手也不自觉地伸向那个包裹,似乎已经完全忘了有那个奇怪的黑衣人出现过。

我坐在沙发上,把那个小包裹放在水晶茶几的中间,试图打开裹在外包



装上的绳子,但是却弄不开。所有人都围在我身边,问我到底是什么东西,是谁寄来的。有人递了把小刀给我,好让我割断绳子。打开包装之后,我看到里面是一个深色的木质小盒子,但是盒子上只有一个非常简易的金属锁。看起来都是很古老的东西。

盒子里面的绿色丝绒软垫上,放着一个金质戒指,中间镶嵌了一个暗红色的宝石,看起来是个古老的东西。

“戒指?!”我惊呼道。我急忙拿出来试戴,尽管有点紧,但是还是可以勉强套在我的中指上。把它戴在手上,正好和我无名指上的那枚订婚钻戒遥相呼应,熠熠发光。

所有人都过来,想仔细瞧瞧这个宝贝,这样也正好,省得大家拼命关注那枚钻戒,反复称赞和慨叹那上面的钻石是如何之大。

“是一颗红宝石。”卢斯指着这枚戒指说道。她是个研究古代珍宝的专家,在索斯比珠宝公司工作,对珠宝可说是相当了解。

“它的样子真奇怪啊。”迈克说道。

“那是因为在很多个世纪以前,宝石的切割工艺跟现在不同,”卢斯讲解道,“那时的打磨都很粗糙,宝石一般被打磨成圆形的,就像你们看到的这颗红宝石一样。”

“太神奇了!”詹尼佛还没弄清状况就大声嚷道。说完,她又自顾自地把音乐声弄大,开始疯狂地摇摆起来。随着她扭动的节奏,晚会似乎又恢复了刚才的热度。

迈克在旁边准备调一些鸡尾酒,我则又不自主地观察起那个小盒子和里面的戒指来。那张单子还放在茶几上,我反复看了看这张单子,这个副本上的字迹非常模糊,但是我还是努力辨认出了几个字:巴塞罗那,西班牙。

我的心里突然一下子好像打翻了五味瓶。

“巴塞罗那!”我叫道,“这个名字勾起了我多少的回忆啊!”

第二章

摩天大厦里弥漫着浓烟，突然间，它肥硕的身躯轰然倒塌，砸向底下那些无辜的人们。人们纷纷逃散。夹杂着灰土的浓雾被风一刮，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所有的东西都被蒙上了一层灰土盖子。

我惊得在床上猛一翻身。天哪，这是多么可怕啊！我又一次梦到了那个可怕的早晨，城市里所有最高的摩天大楼都骤然倒塌……

什么都没发生，我自我安慰着，但是这样的梦魇从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出现了。我还是静静地，静静地躺在我的大床上。自从生日晚会过后，迈克就过来跟我一起住了。每天他躺在我身旁，我都能够感受到那令我心醉的体温，他有节奏的呼吸着，神情满足而放松。我轻轻抚摸着他那宽阔而强壮的背脊。抱着他，我就安静下来了。我们俩赤条条躺在床单里，尽管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翻云覆雨，他还有足够的力气告诉我说，他一如既往地深爱着我，还会一直深爱下去。在如死猪般昏睡之前，他竟然还献殷勤地冒出了一通甜言蜜语。而我自然也是在一天的繁忙工作之后，便倒头昏睡过去，进入甜蜜的梦乡，直到被这个梦魇所惊醒。

我看了看闹钟，时间才刚到清晨四点半。还好是周末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睡觉。

我闭上了眼睛，刚稳定情绪，眼前就又浮现出那可怕的场景，大厦倒塌，人们惊恐四散。

梦境似乎也已经变了。不再是发生在纽约的事件，不再是关于双子塔倒塌的画面了。是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梦境里的影像和声音，好像是在我无法抗拒的情况之下扑面而来。

人声鼎沸，大厦的废墟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。一些全副铁质盔甲武装的人，手持弓箭，配戴着长剑和盾牌，在阵阵喧哗和骚动，互相鼓励对方，赶忙朝废墟上裂开的那个缝隙走去。他们消失在了尘土的迷雾中，淹没在嘈杂之中，却再也没有回来。一会儿功夫，从沙尘的薄雾中冲出一队嚎叫着的士兵。是一群伊斯兰教徒，他们都挥舞着血淋淋的大刀。尽管我的腰里别着匕首，我还是无法战斗，只感觉自己的能量随着从伤口滴出的鲜血源源不断地泻出。我甚至无力挥动武器，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试图寻求别人的保



护。但是无意间一瞥，竟然发现那枚深色的红宝石戒指赫然戴在手上，尽管我知道这是在梦里。

女人、小孩和老人被分开，一些骑着马，另外一些骑着山羊和绵羊，纷纷朝海边跑去。小孩子们惊恐地哭叫着，泪水顺着他们那脏兮兮的小脸流出了一道道的斑马纹。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跟在母亲后面，稍小一些的则被母亲牵着走，或者干脆抱在怀里。那些袭击者向避难的人们横扫过来，笼罩着一片恐惧。混乱的人群已经失去了控制，人们纷纷抛弃了自己的财产，有一些甚至丢弃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此地。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能够去哪里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。对他们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怜悯之情，但是我却没法帮助他们。那些没有母亲的孩子们该怎么办呢？也许他们会被俘虏成为奴隶而得以生还。那些巨大的用金属包裹的大木门，马上就要关上了。进去之后就意味着没有生命的危险了，但是拿着武器的士兵们却不顾人们的死活，紧紧地把守着大门，只把一部分人放了进去。没办法进去的人在外面聚成一堆，哀号着，使劲地推门，哭喊着，恳求着，咒骂着。守门士兵却不耐烦地让他们赶紧离开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港口。眼见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上路时，人群中却有人拔出匕首刺向那些比自己离城门更近的人。这些不幸的人是多么可怜啊！他们多么无助地喊出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恐惧啊！我的伤口还在不断地流血，我真怕自己会死在那里，跟这些绝望的人们一起。我可一定要穿过这扇大门啊！

我一个激灵从床上蹦了起来，气喘吁吁，泪流满面。这真是太可怕了！我对这次梦魇产生的焦虑似乎比双子塔倒塌时的焦虑更甚。这个梦境对我而言，比“911”那场灾难更加真实。我不期望你们能够了解我的这种感受，因为就连我自己，到今天为止，对此还是无法理解。

但是最后一个影像却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那个城门上的指挥者身着白衣，胸前有一枚闪闪发光的红十字，城墙的工事上也刻有同样的红十字。这个十字架……它让我回忆起了一些东西。

我转身朝迈克身上贴过去，试图从他那里寻求些安慰。他却躺在那里，甜蜜地睡着，那张天使般的脸庞似乎还浮现出一丝微笑。显然他的梦与我的截然不同。但是我却无法分享他此时的平静和甜蜜。另外的那枚神秘的戒指，让我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定感。

我说过我是全身赤裸，但是这并不尽然，因为我的手上还戴着两枚戒指呢。我一般并不习惯戴着首饰睡觉，但是那天睡觉的时候，我却没有摘掉那枚大钻戒，因为它是我们爱情的象征，是他对我爱情的承诺和美好生活的象征。但是我倒是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把另外那枚戒指取掉，难道是我对

它的神秘如此着迷，难道是它让我做了一个如此奇怪的噩梦？

我想把这枚神奇的戒指好好看个清楚，所以将它从手上脱了下来，拿到台灯下仔细打量。

我一下子被它的美惊呆了。

那枚宝石被金属从两边镶嵌在戒指中间，而灯光透过宝石，折射在雪白的床单上一个鲜红的十字光束。

戒指魅力逼人，却让人感到不安。那个红色的十字光束实在是太特别了，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十字架的四条边是一样长的，每端都是平的而不是尖的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十字架似乎跟我在梦里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！就是那群镇压群众的士兵制服上的红十字，就是城墙上刻的那个红十字！

我闭上双眼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这怎么可能呢，难道我还在梦里吗？我需要让自己好好平静一下，我关掉灯，转向迈克寻求慰藉。他还睡着，只是刚刚转了个身，正背对着我。我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这样我才感到一丝平静，可是我的思绪却还如野马般狂奔不止。

所有关于那枚戒指的事情看来都很神秘：我得到它的方式，它在我梦境中的反复出现，还有透过戒指上宝石折射出来的红色十字架……

我自言自语道：也许真的会有一段长长的历史需要追溯，它绝不是普通的礼物，一定在里面隐藏了什么……

我的好奇心被更加强烈地刺激了，同时又感到有一丝寒意。冥冥之中有什么似乎在提醒我，那个不速之客的礼物绝不是随便就被送到我手上的。没准是一次对命运的挑战，是另一生活方式，就像一个一直隐蔽的大门，突然在我前行的人生旅途中打开了，它试图让我跨入这个未知的黑暗世界中……

我直觉一切都会因为这个戒指改变，它将会毫无先兆地打破我舒适的生活，打破我这个即将开始的，充满了幸福承诺的生活。它一定是个威胁，是个阴谋。该死的戒指！它才刚来到我身边，就已经让我无法安然入睡，让我这个本该幸福无比的夜晚被搅得一团糟。

我又把台灯打开了，再次仔细地观察起那枚红宝石。它里面散发出一种奇特的光芒，随着我转动戒指，可以看到在它的表面下有一个六角星星也在移动着，而且它的光芒始终那么耀眼。

我仔细琢磨着它的内部构成。它的底座是用象牙雕刻成的，而且在和宝石接触那一面雕出了镂空的效果，使得灯光能够穿透宝石，然后形成那个美丽无比的血红的十字架。



这样一来，我就明白这个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了。但是对这个戒指的来历，还有为什么会送给我的原因，我还是非常好奇，却又不得而知。

突然我的眼前一亮，脑子里猛然间迸发了一个想法：

这个红宝石戒指！没错，以前我一定见过它！

它就像是被遗忘童年回忆某个角落中的一个模糊影像，对此我非常肯定，绝对肯定。在过去的某个地方，我一定见过它，而且当时它是戴在某人的手上，闪闪发光的，非常显眼。

我不安地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我很肯定那是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在巴塞罗那。但是，当时到底是谁戴着这枚戒指的呢？

我绞尽脑汁回忆着，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它是来自我的童年，也许更加久远，但是会是谁将它寄给我的呢？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想给某人一个生日礼物，完全没有必要弄得这么神秘，至少应该让寿星本人知道你的身份，不是吗？

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，却最终都没有正式向母亲提出来，它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这个小小的困惑，也许不过是你千百个无关紧要的、好奇的问题中的一个，但是它一直存在你思想的某处，不停地困扰着你的思绪，而且指不定哪天就爆发为什么事情的导火索了呢？

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回我的出生地去看看呢？

我大概十三岁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就从巴塞罗那搬到了纽约。我父亲叫密歇根，他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西班牙分公司的负责人，已经有很多年工龄了。我母亲是一个好女人，她是一个古老的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家族的独生女。我外公外婆已经都去世了，所有在西班牙的亲戚好像都是远亲，所以我们都怎么来往。

我的父母是在巴塞罗那认识的，他们一见钟情，于是就结婚了，然后就发生了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。

我父亲一生都跟我说英语，而我也称呼他 Daddy，这是英文中父亲的叫法，而在西班牙语中其实应该叫 papá，他称呼我母亲为玛丽，而我母亲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其实应该是玛丽亚·德尔玛。我总是很想问问母亲，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回西班牙去呢，而她却总是回避这个问题。难道有什么隐情不能够说吗，我总是自问。

父亲其实和母亲所有西班牙的朋友都很合得来，而且他也一直很喜欢西班牙。只是母亲一直坚持要住在美国。最后她的坚持终于获胜了，父亲在纽约长岛的一家中心公司获得了一个职务，于是我们就搬到纽约来了。从此，母亲就远离了她的大家族，她的故乡和她的朋友，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美国。

但是我们却永远都不会再回西班牙了,甚至连旅游都不考虑去这个地方了。这是多么奇怪啊,对吧?

我在床上又翻了个身,看了看闹钟。已经是周六一大清早了,今天我们要去住在长岛的父母家,庆祝我的生日。我想,母亲和我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好好谈谈的。当然,如果她愿意的话。

第三章

“我爱你。”迈克突然把目光从轿车前方的路面上挪开，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膝盖说道。

“我也爱你，亲爱的。”我应声答道，并把他的手拿到唇边，轻轻吻了一下。

这是一个美丽的冬日，迈克满怀幸福，自在地开着车。阳光暖暖地照耀在那些光秃秃的树干和树枝上，依然绿葱葱的冷杉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特别生机勃勃。纯净的天空和充足的光线不禁让人产生错觉：坐在车里面，开着空调，温暖的气氛让人根本察觉不到外面的寒冷。

“我们需要定个日子。”迈克对我说道。

“日子？”

“当然咯，婚礼的日子啊。”他一脸惊诧地看着我，显然觉得我太糊涂了。

“是啊，当然。”我若有所思地回答道，我的脑子都想什么去了？订婚之后当然应该考虑结婚的事情了，我思索着：既然迈克给我买了钻戒，那自然是因为他爱我，希望娶我了，我要是同意了他的求婚，自然也是因为我爱着他。

我应该非常兴奋而且极其渴望举行这场婚礼才对啊。但是我脑海里却没有被婚礼的计划塞得满满的，甚至都没有幻想着穿上美丽白纱的美妙情景，连那个对一个女人而言，一生中最幸福、最荣耀的一天的憧憬都没有。迈克所说的这一切，只是勾起了我对那枚戒指，不是他送给我的那一枚，是另外那枚神秘的戒指更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。没错，尽管我不愿承认，但是事实如此。

“一旦我们决定了结婚的日子，”我补充说道，“我们就要准备写邀请函，置办礼服、宴会和教堂……”

“那是当然的……”

“多好啊！”我笑眯眯地肯定说道。真烦哪，我内心自言自语道，真不知道我们怎么一下子就发展到了这个阶段？我还清楚记得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刚刚开始的那天……

一大早，那些死亡鸟就降临了。它们带来了死亡，用它的熊熊大火埋葬了成千上万的生灵，让那个象征我们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双子塔高楼生生倒塌，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对死者深深的哀悼之中。

它们来自黑暗之夜,来自遥远的从前,来自那个只有半轮沾满鲜血的月亮照亮众生的时代。而现在,连月亮自己都会感到痛苦吧。这些倒掉的大厦让我们更加心痛,但是痛得却是那样麻木,就好像那些已经被切掉了四肢的躯壳,只剩下疼痛而已。

巨大的城市空壳还在那里,灵魂们似乎还飘荡在城市的夜空。城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它永远都不可能回到最初的模样了,尽管它的名字还叫做纽约。这是个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名字。

就是一个白天和黑夜的功夫,我们的城市却彻底改变了,不仅改变了我们生存的世界,而且还改变了我,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那天早上我准备要去法庭,处理一个复杂的离婚案。我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洛克菲勒中心附近,我经过事务所的接待处时,突然出现了点状况。感到有一阵撞击的感觉,还伴有不太强烈的晃动。真奇怪,我心中想到,纽约一般都是没有地震的。我上楼准备去办公室,刚跟人打完招呼,要进办公室大门的时候,听到了新闻。一个秘书冲着电话机尖叫道:“噢,上帝啊!”然后就看见一群慌慌张张的人将这个小姑娘团团围住。我们大家一起爬上了大楼的天台,想去求证一下听到的新闻。和纽约其他的大厦天台一样,到处都挤满了远眺双子塔的人群。我们看到了浓烟,听见人们惊恐地尖叫声,然后就眼睁睁地看见第二架飞机又朝双子塔大楼撞去,滚滚浓烟霎时燃起。就从这一刻起,一切都乱套了。这不仅仅是个事故,而是一次恶意的蓄意袭击,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那些新闻开始的报道还很混乱,到了后来简直就是语调悲观了,接着就是命令大家都离开大楼,建议最好离开曼哈顿。直升飞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在天空中回响,就像是为爆炸声、汽笛声,还有救护车和警察的警笛声在伴奏。警察们像蚂蚁钻洞一样在大街小巷来回穿梭,力不从心,却无法挽回任何残势。

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离开这片街区。我在路上走来走去,不知道是不是该搭上辆出租车去我父母在长岛的家,还是应该回自己家?最后,我还是决定回自己的寓所,看看电视上在报道些什么。

我感到一种可怕的窒息。我开始给在双子塔大楼办公或者在那附近办公的熟人打电话。很多人都在通话,所以很难接通电话。当我和迈克联系上时,我发现他情绪很低落。他在华尔街工作,所以他的很多朋友都在双子塔上班。他几乎整个早上都在试图联络他们,但他的努力基本都徒劳无功。我们认识了没有几个月,但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,而且爱得很深。我承认他是个长得不错,而且人很可爱的小伙子,但是这也正是问题的所在。就好像煮一锅粥,调料已经齐全,就是缺少点催化剂让它马上煮熟。他希望我们能够更加频繁地见面,能够更加亲密,但是我却一直在踩刹车,试图控制着局势。



有时候我们单独出去,另外的时候也参加集体活动。上周六,我们还和一帮子朋友在一起聚会呢。

“你对男人们的要求太苛刻了,”母亲总是这么对我说,“你会发现他们对所有人都是玩世不恭的。”她坚持说道:“看看什么时候,有人能对你认认真真超过六个月吧……”她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,这个可怜的女人有时候让我实在不能容忍……

“够了,玛丽,”父亲插嘴道,“总有一天会出现那个合适的男人的。人不需要就为了最先碰到的那个人,而去勉强自己,不是吗?”父亲朝我挤了挤眼睛,他总时跟我站在一边的。

母亲却总是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,我则心安理得享受父亲对我的支持。但是当他们试图去规划我的人生,不断要求这要求那的时候,我还是被压抑得难受。我觉得很累,甚至想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所幸,我很容易就结识了新的朋友。而且我一直认为父亲说得很有道理的:起码到那个时候为止,我还没有碰到我的真命天子;因为如果碰到的话,我自己是最能感受得到的。

我至今都不知道,那天早上和迈克说话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也许是我从他的眼中也看到了压抑在我内心的那种忧虑吧。所以我邀请他去了我家,并跟他一起共进晚餐,分享了我冰箱里所能找到的所有食物。当时我就预感,他会接受这个邀请,事实上他的确也接受了。

我在等他过来的时候,为这顿晚餐准备了一瓶已经开过的加利福尼亚的萨维戈依(Sauvignon)红葡萄酒。他一进门就跟我讲,在遇到恐怖袭击的时候,他最好的朋友正在双子塔的某一层工作着,他已经失踪了。我们端着红酒,坐在电视机前面,唏嘘不已。这一天,电视里不再播放广告,不停放着的都是那些轰炸的场面,不时还会有一些新拍到的镜头。人们纷纷从窗户里探出脑袋,紧张地期待着,塌陷,还是塌陷……这完全是一场悲剧。我们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,眼睛都无法从电视屏幕上移开。突然,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,他竟然哭了起来。这却让我感到一阵放松,因为曾有一刻我自己也非常想这么做,于是我也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。我一边哭,一边抚摸着他的脸颊,而他也是一样,边哭边抚摸着。然后他情不自禁地吻了我,非常温柔地,但只是碰了碰我的嘴唇。我却热烈地响应了他,将舌头深深地吻到了他的喉咙里,直到我们热烈缠绵着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种经历,在哭得淅沥哗啦的情况下,还能跟某人如此热情接吻。那种混着眼泪和口水的感觉其实是有些怪怪的,但是我还是忘情地倒在了他的怀中。我内心会有种奇怪的感觉,那是一种有点内疚的奇怪感觉,感觉自己如果跟别的男人一起,也可以做到这样。连我自己对自己反常的举动都感到吃惊,在这个绝望的下午,我是那么需要得到一个男人的保护,需要一个男人温暖的身体。而这种感觉也绝不是伪装,绝不是为了从前的那种游戏,那是一种

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渴望。难道女人在这种时候都如此的渴望保护吗？我不知道。而他似乎也很表现出很渴求的样子，他温柔地把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面，一下子就碰到我的胸罩。他的手隔着胸罩轻轻地摩挲在我的乳房上。我也马上配合地解开了他衬衣的扣子，伸手进去在他的身体上摩挲着，爱抚着。然后，我的双手缓缓地往下方摸索过去。我试图想把手再往下一些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了他的宝贝是那么坚挺，裤子都快要被撑爆了。他带着呜咽的喘息着，开始用嘴吮吸着我的乳头，我们开始绝望地在沙发上疯狂地做爱。我们两人似乎想要忘记发生的这一切痛苦，就像某些人为了要忘记这个世界的痛楚，在毒品里寻求解脱一样。我们没来得及去关掉电视，电视里不断地散布着各路消息和最新情况。我们欢愉的呻吟声，混杂着人群恐惧的尖叫声，在房间里回荡着。他马上就要高潮了，我却被电视里的声音分散了注意力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里面那些不幸的人们发疯似的朝空地狂奔。我无奈地合上了眼睛，开始在心里默默祈祷。

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在卧室里又做了一次，这次再没有那些可怕的景象和声音打扰。在这种突然的激情之后，我内心深处竟然涌出了一股浓浓的爱意，还有无限的感激。他来我家之前，我心里痛苦万分，心脏受到了剧烈刺激而痉挛，让我窒息。但是在激烈的做爱之后，我痛苦的心竟奇迹般地彻底舒展开了，甚至有了幸福的感觉。

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可怕的夜晚。我觉得这个晚上，纽约的上空似乎飘荡着成千上万没有躯壳的灵魂，他们迷茫、害怕和绝望地在黑暗中寻找出路；而那些活着的人则只能为他们的离去哀悼，哭泣。我们在床上互相依偎，互相鼓励，感受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，就像我们好像已经脱离了这不幸的现实一样。黑暗和恐惧已经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，那都是我们无法触及的东西了。要是能这样相互依偎过一辈子该有多好啊，我在心中憧憬着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迈克道别时对我说，约好了我们下午再见，我同意了，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始正式交往。我这个从来就没有固定男友的女人的命运，也就从此改变了，没错就在这一天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

第四章

我父母住在长岛一个非常有名的街区。虽然他们住的房子不是紧靠海滩最贵的那种公寓，但是修建得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完全还是英国殖民风格的建筑。房子有两层楼，还有一个开阔的花园。

我们一开进大门里的鹅卵石小径，就把喇叭按得叭叭作响。令我激动的是，他们已经都跑了出来迎接我们。

父亲先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份周日的报纸。

“生日快乐，克里斯蒂娜！”父亲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，吻了吻我的脸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母亲走了出来，张着嘴，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我母亲是个伟大的厨师，她曾一度梦想着要在曼哈顿开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厅。她从来都不会吩咐仆人做饭的。闻闻那香味就知道，她正在烹调一道什么鱼做的美味，那绝对是一级棒的美食，她把这道菜称作 *suquet de l'Empord'a*。

父亲和迈克热情拥抱，互相问候，然后就到客厅去了，我则在厨房里帮着母亲干活。我得承认，我的确没有经常来看望他们，所以很多事情显得很突然。

“啊，订婚戒指！”母亲一看到那枚戒指就显得抑制不住的惊喜，“太漂亮了！恭喜恭喜啊！”她又给了我一个热烈的吻和一个热情的拥抱。可以看出母亲有多么高兴，因为在她看来迈克就是我最理想的男孩了。“太好了！婚礼定在了什么时候？”

“妈妈，我们还没有想好呢，”我有点反感大家给我的压力了，“事实上，我一点都不着急。我们过得很好，我的工作也很顺利，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要孩子。或许，我们在结婚前可以同居一阵子。”

“但是你也应该先把婚礼的时间定下来吧！”

“我再考虑考虑吧。”母亲又开始给我加压了。有个帅气又有钱的男朋友的的确是件不赖的事情，所以她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定了婚，或者干脆把他变成老公那就最好了。但是我可不想这么着急就把一切都定下来，所以赶快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那枚戒指上面，省得我们又为婚礼的事情吵个不休。

“你注意到这枚又大又漂亮的钻戒了吗？”我把戒指凑到她的鼻子跟前问道。她最近眼睛很近视，所以她非常专注地看着我的手。她好像看到了什